



诗词

秋吟三首

张武扬

应邀授课省书画院随感

桃自成蹊随梦远，任纵胸臆再相逢。
格高野阔千山遣，意到江喧九曲工，
腹笥拈诗深浅雅，砚田得句短长雄。
追声寄韵呼云鹤，尽揽春帆唱大风。

和友人秋兴雅集

句出性灵矜日月，呕心纵得意千般。

疏钟别浦秋声晚，远岫新晴竹影残。
红叶凌波撩乱染，孤鸿饮露等闲看。
拈来奇韵隔花醉，落纸云烟又几阑。

读诗友新作即题

纵横健笔披胸臆，茶鼎斋吟隽句多。
杨柳薰风千尺瀑，梅花明月一春萝。
追声观水每调赋，境阔听松独恃歌。
墨海能矜豪气在，关河梦踏再登坡。

青山有幸伴诗仙

姚中华

这是深秋的一个上午，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树木花草混合的味道。我伫立在诗仙李白的墓前。一阵风吹过，坟茔上的杂草随风摇曳。我神情恍惚，千年的时光仿佛在刹那间被穿越，那位美髯飘飘、仙风道骨的诗人似乎不再那么神秘而遥远。我绕着坟冢走了一圈。一米多高的坟呈圆锥体型，灰黑色的青石上长着泛绿的青苔，像是岁月留下的印记。墓前那块“唐名贤李太白之墓”显得黑沉而凝重。一只香炉残留着香火的灰烬，那是祭拜者留下的虔诚。墓的周边，一道爬满青藤的高墙把它同外面葳蕤葱茏的山坡隔离开来。墓园的游人并不多，亭阁旁，楼榭间，三三两两，有的在凝视着墙上一幅字，有的在轻吟诗人一首诗。

走在李白墓园里，我想起与墓园有关的两个人。一位名叫李阳冰，另一位名叫范传正。正是这两个人，诗仙才得以安歇在青山脚下，了却了人生最后的夙愿。也正是因为这两个人，后人才能有一处祭拜诗仙的场所，有一处寄托敬仰之情的地方。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在唐代，李阳冰以书法成名，他精于小篆，在秉承秦篆风骨的同时，大胆进行变革，被誉为秦李斯后小篆第一人，时人称之为“笔虎”。据说张旭的笔法得到他的传授，颜真卿所书碑文要请他用篆书为之题额，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李白与李阳冰，一诗一书，各领风骚。自从李白穷困潦倒，抱病投奔李阳冰后，二人的关系和感情似乎也超出了源于血缘上的亲情。李白称赞李阳冰：“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笔落洒篆文，崩云使人惊”。李阳冰对李白的才华也十分欣赏，赞赏他“千载独步，唯公一人”“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有族叔的收留、呵护与推崇，李白不仅摆脱了生活上的困顿，饱受摧残打击的身心得到暂时休憩。龙山脚下，青山之巅，姑溪河畔，叔侄二人游山赏景，谈诗论字，倒也其乐融融。然而，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公元762年，也就是李白投奔李阳冰的第二年，李白病情加重，病危之际，他郑重地将一生心血凝集成的900多首诗稿交与李阳冰。李白去世时，正值李阳冰即将卸任当涂太守，但他依然将李白的诗稿编成《草堂集》十卷，并亲自为之撰序。这段超越亲情的友爱和义举，不仅成就了古代文坛一段佳话，也为后人了解李白、欣赏诗人优美诗篇起到关键性作用。李白死后葬于位距青山西侧约二十华里一处不大的山丘——龙山。帮助他实现回归青山、与青山同眠、与“谢公宅”为伴愿望的是一个叫范传正的人。

范传正是李白生前好友范作之子。怀着景仰之情，身为宣歙观察使的范传正多次到当涂，探寻诗人最后的踪迹，寻访诗人的后裔。经过几年明察暗访，范传正得知李白有一个儿子，名叫李伯禽，随李白投奔到当涂后，一直定居在此，但已经去世。李伯禽有一子两女，一子离家出走，不知去向，两女分别嫁给了当地的陈氏和刘氏。范传正费尽周折，最终找到了李白这两个孙女，从她们口中打听到李白墓的下落，同时还了解到诗人虽葬于龙山，但临终曾有“志在青山，遗言宅兆”的夙愿。于是，范传

正同时为当涂县令的诸葛纵合力将李白墓迁葬于青山西麓，并亲自为墓撰文。此时是公元817年，李白已经去世55年。墓园里，我没有找到李阳冰为李白《草堂集》写的序文，也没有见到范传正撰写的碑文。走出墓园，驻足于园前高大的“诗仙圣境”太白祠牌坊下，抬眼东望，几座山峰簇拥一处，横亘在眼前，这便是青山。

在中国山川名录中，青山算不上名山，它位于长江南岸东侧当涂境内，方圆不过三十多公里，最高峰海拔也只有370多米。李白一生钟情于山水，游遍了大半个中国，见过无数名山大川，留下了大量描绘山河景色的壮美诗篇。与他游历饱览过的“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的天姥山相比，无论气势、规模或险峻，青山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然而，诗人对青山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生先后七次来到当涂，数次亲临青山，不仅是这里的美景让他流连忘返，这里还曾徜徉着一位令他“一生低首”仰慕的先贤——南齐诗人谢朓。

青山脚下一条小街，叫青山街。街上人不多，也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青山静谧的气息似乎在这里开始流淌。过了青山街，一条崭新光亮的柏油路蜿蜒在山间。道路两旁，成片的树林翠色苍苍，风吹之处，似乎绿色的波涛在轻轻涌动。我们要去寻觅李白一生最崇拜的诗人谢朓曾经居住的“谢公宅”。谢朓生活在南朝齐代，是永明诗的代表，同谢灵运并称“大小谢”，与李白相隔两个半世纪。

李白一生敬佩的诗人很多，但在他的心目中最崇敬的还是谢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先贤的诗才和人品都让他钦佩不已。为了寻觅这位异代知己，李白曾经数次游历宣州，登上后人在宣州为谢朓建造的“谢朓楼”，留下了多首怀念谢朓的诗篇。宣州与当涂同属于江南，两地相隔不过百余里，除了陆路，还有长江支流水系相通。谢朓曾经数次登临青山，赏看这里的美景，称赞此地为“山水都”，并在山南筑宅，后人称其为“谢公宅”，青山也因为他的名字又称“谢公山”。

在山南一隅，我们找到一处据说“谢公宅”遗址的地方。当年的“谢公宅”已不复存在，据说，当地政府现在正着手复建。寂静的山坡上，几棵遒劲的苍松，见证着岁月风雨变迁。

季节

冬天说来就来

汤云明

对于怕冷的我来说，才过完中秋，就开始想着冬天的事情了。我会在休息日把衣柜里的衣服重新整理一下，把适合夏天穿的短袖衣服和薄外衣逐渐打包收藏，而把即将登台的秋裤、防寒服、毛衣等找出来挂在显眼的位置。我们这里每年的最高气温也就30摄氏度多一点，经常是在30摄氏度以内，最低气温也在零摄氏度左右，所以这里除了部分宾馆、商场，普通的居民家里或办公室一般都不会安装空调。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夏天，穿得少，一身轻松，洗的又少，省时省力。

一想到冬天，就会想起一些儿时的往事和记忆，那些生活的片段就一幕幕地在眼前出现。那时，每到寒冬腊月的早上，一些不需要去生产队出工的老年人和还没有上学的孩子就会到晒场上晒太阳，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满地的白霜上，人们拾个小板凳静享暖阳围绕。老大爷们几乎个个抬着一支很长的竹子烟杆，边吸烟边闲聊，老奶奶们通常在做一些针线活，小孩子们就随意地在晒场上玩乐。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会在冬天的早上到城外的水田里捞几块冰带到学校里玩，有时还会吃上几口。当把手按到水面上，几毫米厚的冰块破碎的声音咣咣作响，很好听。我把捞起的冰块用钢笔套子当吹气筒吹个小洞，随便找跟绳子或草就可以把它拴起来提着走。

最有趣的是自己制作“冰棒”，睡觉前，我们把半小碗白糖水放到窗外外面，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收到冻成冰块的糖水，只是水加了糖以后，冰冻成块的气温要得更低，如果天气不够冷的话，冰层会比较薄，有时甚至冻不起来。地处西南内陆，长年以西南风为主，沿着云贵高原上来的冷空气，一路爬坡上坎，通常是到了昆明滇池地区就减弱得没有了脾气，也无能为力再前行，这也是昆明能成为“春城”的原因。我的故乡很少下雪，一般十来年下一次大雪，二三年下一次小雪，虽然每年总会有一两次偶然地看到飘雪，但落到地上就没有了，也堆积不起来。

我这里号称“四季如春”不是徒有虚名，每年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绝对差也就30来摄氏度，不像北方地区绝对差会到七八十摄氏度，空气质量也好，绝对没有雾霾和沙尘暴，很适宜长期居住和生活，所以当地人都不喜欢或者说不愿意背井离乡外出闯荡，这里的人多数承认自己是“家乡宝”。昆明通常在每年的11月底才正式进入冬天下霜时节，而到第二年2月春节以后气温马上回升到20摄氏度以上，所以冬天很短，不像北方10月底就进入了冬天，第二年三月份才进入春天。

记忆里最大的一场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3月中旬，可以说是达到了几十年不遇的雪量，又是在春季，算是非常特殊了，街道上的雪都堆积了几十厘米厚，要是在山野，就更厚了。几天过去了，瓦房上吊下来的冰凌条还有几十厘米长，中小学校也破天荒地停了3天的课。

小时候的冬天，因为缺衣少食，衣着单薄，营养不良，家里又没有什么取暖的设备或电器，再加上土木结构的房子四处通风，所以感觉很冷，还经常感冒。现在不同了，房子是钢筋混凝土建盖的，比较保暖，人工取暖设备普遍，各种防寒衣物丰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让人觉得冬天不是那么可怕了。

冬天是大自然的休整，也是人的休整和冷静思考，俗话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牛老马怕过冬”，甚至可以说，冬天是包括人类的所有草木和动物界的劫难，草木要么只有一年的生命，第二年需要重新由种子发芽，要么虽然可以多年生长，但每年都会枯萎一次，第二年又从根部重新发芽。而很多老弱病残的动物会因为冬天的寒冷或食物短缺而死去。人也类似，很多体弱多病的老年人会因在冬天引发各种疾病而去世，在四个季节当中，冬天去世的人会明显增多。

感觉才过了秋分和中秋，冬天说来就来了，先是寒露落地，接着就是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大地就一天比一天冷了下来，直到过了冬至这个冬天过半的分界线，也即一年里白天最短的日子，小寒、小寒也就会接踵而至。

行走

